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貢生臣黃譽

繹史卷八十三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老子道教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

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静自正

高士傳老子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

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神仙傳老子者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首白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

融時為廣壽子黄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亦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眀然遂有老眀之號老子黄白色美目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内實自然道成乃去蓋僊人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埽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

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黄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僊

拾遺記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絶跡　惟有黄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而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

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馬遞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力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漢書道家老子四篇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韓非子道

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

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

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
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
為則無不治淮南子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時為帝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河上公章句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厚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牝也○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

成氏固有書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争故無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

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

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淮南子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

御御可以教剌舟越人學射參夭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不易儀也世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氷炭膠漆相賊氷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内者大不可以為外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為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至虛極守静篤

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
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
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
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
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
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昬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怳唯忽忽兮怳兮其中有像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闕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淮南子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希言自然飄風

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扵道者道者同扵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河上公章句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能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多夭虧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

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

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氾兮

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淮南子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龍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淮南子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右上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韓非子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

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

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道德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

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沉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容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鋝生鋝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

身者沒○漢嚴君平著道
德指歸今僅存其論德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

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韓非子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日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人君者無道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

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故曰咎莫憯於欲利。雖無深旨而反覆詳盡言之可當欲利者之一砭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

而名不為而成韓非子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淮南子圓中之規方中之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甌有堤數米而炊量粟而舂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享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於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影不一設呼吸彷彿默然自得

聖人無常

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韓非子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

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日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淮南子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𠏉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為雨沉

溺萬物而不與為濕馬今夫善射者有儀度之表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物之際也今以涅染淄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淄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符之厚通於無堥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蝱適足以翱翔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

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一作盜竽　韓非子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

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訞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曜說苑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

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知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狂悖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知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治大國若烹小鮮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韓非子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為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

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淮南子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恒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

憂
道德指歸曰昃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以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顛蚑蚉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麋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鐵飛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脉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韓非子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

敢為韓非子夫物有常容因乗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禄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乗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

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德指歸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竝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為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智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合和無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韓非子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

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固能廣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淮南子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

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莞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道德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舍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道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為豺狼弟為兕虎當鬭不鬭妻為敵國妾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柔質直操擊深酷疾邪

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開塞長慾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彊大威振百蠻摧傾境外得善之半也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博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也凡此二功勇敵敢均計策桀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奪情紓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故生之而為福者天下之所佑生之而為禍者天下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佑一養天下之所佑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佑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是故

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辨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羣類含吐異方玄默無和正直以公不以生為巧不以殺為工因思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為惡者自刑故無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尚而物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名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圖惚恍之羅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潰漠遼遠留遲密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

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淮南子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露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已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鵰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芃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

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

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知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右下篇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明而老明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明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明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明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明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

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明老明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

人莫不告其凡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敎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明而語仁義老明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

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嚐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

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明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明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明曰丘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說苑仲尼問老明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莊子逸篇孔子讀春秋老明踞竈觚而聽○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老明老明新沐方將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明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

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隷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隷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

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
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
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
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
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

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
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
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
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莊子逸篇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食天又為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御覽引

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

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注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崔瞿問於老明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明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

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静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

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

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剌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

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列子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揚氏告其

父曰魯之君子多藝術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摴蒱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

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據此老氏未嘗不死則入關化胡莫知所終之説妄後

附老子弟子

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

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食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
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列子老明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
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
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刑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

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漢書道家闕尹子九篇

關尹子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鬭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

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原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

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買道於愚

○右一宇篇

若椀若盂若鉼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筮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

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
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
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
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
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
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
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
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

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唯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右二柱篇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

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唯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唯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

木在人為䰟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䰟合天地萬物之䰟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䰟吾魄何者死何者生〇右四符篇　函堅

則物必毁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鋭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補

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徼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用之不當金玉斃之。右九藥篇此書雖偽託而名理殊有可采存其數則

莊子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

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列子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

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其言乃正似儒家之言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

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已上關令尹喜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

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

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

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

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名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

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

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史記謂莊子稱畏壘亢桑之屬皆空語無實事漢志亦無亢桑子書今世傳亢倉子二卷乃王士元鑿空為之最為膚淺多勦說姑附存一則 亢倉子今夫情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英稼以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醇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嚥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剸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捺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

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跡跡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右用道篇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

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顔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

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說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已上亢倉子即庚桑楚

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

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斧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漢書道家老萊子十五篇

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褊襴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鶵鳥於親側。後漢書注引

莊子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

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戰國策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孔叢子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

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明之説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為一人乎抑兩人邪何其言之相同也已上老萊子

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

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
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
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
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穅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名見論語隱居好道老氏之流也史稱接予亦稱捷子者非邪至陸通之名不知劉向何所本解論語者謂接孔

子之輿抑又失考甚矣已上楚狂接輿

文子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說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

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

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彊力致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

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右精誠篇文子道德之疏義語必稱老子尊所聞以立言也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

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

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内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収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䟦䟫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

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右上仁篇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焦心

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强踈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大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

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禀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大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

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右道原篇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即定兩即爭玉

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大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湖不為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

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静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揺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鍰之器礛礑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蚉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

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也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内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㪣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絑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

馬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覲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内其所出故能大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争心乃生三寸之管

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黤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

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
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
得絜黄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
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
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
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
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
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

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緜帛或射之即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旱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阼燒薫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

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大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

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

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不止邱山從

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

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

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无渡河可使

河无波不可无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

交呰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

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

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續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美言如錯玉飛眉可解人頤○
右上德篇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

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揺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

外來事之内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即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

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即至樂極矣○右九守篇文子一書為淮南鴻烈解擷取殆盡彼浩淼此精微　漢書道家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竝時已上文子

史稱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稱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其道以無為為宗以守柔蔵虛為質清靜澹泊伏處遠禍不與世競其紛華史

以為隱君子者也著書五千言貴道德而薄仁義後世道家者流咸以是為宗焉世之言老子者多神怪不經謂壽且數百歲或言生於周初而神仙家言其先天地生歷三皇五帝變易名號神化莫測孔子適周過而問禮故與弟子言禮嘗以聃為徵聃博通好古為周守藏史蓋在景敬之世前此未聞也烏有所謂生於太古壽考無窮者乎道家稱為老氏之書者多附託不具録録其五千言焉

繹史卷八十三

繹史卷八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鄭滅許

左傳成公三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

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六月鄭悼公卒八年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

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襄公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

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棄

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十九年）夏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左傳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靈公在位之年數受鄭兵魯成公三年鄭襄公之伐許者二四年鄭悼公之伐許者一八年鄭成公門于其門九年圍其國十四年又伐許者二入其郛魯襄公十六年鄭簡公從于諸侯伐許者二許靈公積怨而愬于楚遂卒不歸夫訟不獲勝遷不獲避蓄憾

請師身死不恤何許鄭相讐之深也昔也穆公從霸死于陘師令也靈公修怨死于楚國同一客死而昔為死義今為死忿矣許自齊桓既沒反覆無信往往恃楚至靈公而當共康之世楚未嘗專庇許也是以疆埸之上無歳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為一動姑以慰死者而已許悼公即位凡楚人之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楚何嘗為許報哉靈公遷于葉悼公遷于夷又遷于白羽男斯遷于容城其國四遷

咸出楚命翦荆築室不遑寧處蕩析離居國本銷亡游速秉之而俘其主滅許者鄭亡許者焉知非楚邪鄭固諸夏之罪人也介在晉楚之交苟安巳幸而務求逞志以迫虐許國名陵之會許幸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而俘囚之是誠何心許既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己之不嘗藥哭泣歠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賢太子死國復奚望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人託楚之愚地歸于楚而俘歸于鄭許既

亡矣其後至哀公之世復見于經豈許之小弱猶能再興乎太嶽之胄其遂微矣

繹史卷八十四

繹史卷八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滅肥鼓 陸渾附 伐鮮虞附

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十二年晉

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

滅肥以肥子緜臯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春秋繁露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與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

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人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

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

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䳱鞮歸國語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邉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而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弗為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

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䳲鞮歸使涉佗守之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

禄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

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

役也

哀公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春秋二百餘年之際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霸也先制戎狄然戎猶散處而或弱狄則聚居而獨彊僖文之世尤狄人不逞之會也自晉襄公敗狄于箕晉之狄患少息然齊宋魯衛之郊為禍尤劇狄固未嘗深挫也逮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並見于經而諸夏之制狄者不一書矣赤狄之種曰潞曰甲氏曰留吁曰廧咎如白狄之種曰肥曰鼓曰鮮虞赤狄盛

而晉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狄以晉用而分分而衰衰而滅矣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為晉紿是以同秦伐晉晉出鋭師一敗之于交剛再敗之大原毀車為行兵不厭詐制狄之法晉若獨擦其勝焉方狄之彊也長驅至箕既敗之後其去漸遠逮厲平兩勝以來狄之要害盡在晉之腹内祝鮀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為晉有矣昔也滅赤狄而及廧咎如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懼或滋蔓

勿俾遺種而肥鼓與國亟行殄乂晉之謀狄可謂不遺餘力哉惟是滅鼓以後四伐鮮虞師出無功豈一邑之小反能亢我大國乎晉霸日衰專臣擅命中行趙氏貪以自封故中山用兵以來遠人攜貳是以義弗克勝也故曰齊桓縱狄而霸盛晉人治狄而霸衰晉之末造諸夏盡失而師老鮮虞平昭頃定之業所由日蹶而不復起也

繹史卷八十五